



迎春花

■ 文/施直东

小区路边是一堵高高的围墙，围墙里圈着一块小小的菜地。紧靠围墙，一年又一年，总有一簇密密麻麻的枝条垂挂着，像少女柔柔的发。

春天来了。几经春风轻轻吹拂，这簇密密麻麻的枯枝条，很快就还了魂似的转成绿色；每根枝条上，很快就生出密密麻麻的绿叶，每片叶都是椭圆形的，都是一样的碧绿。当别的花枝还没有醒来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吐出许多细细的花蕾，又迫不及待地绽放开来，也是密密麻麻，爬满了那些柔柔的枝条。这每一朵花一律都比拇指甲盖大一些，都是淡黄色的。仔细看看，花虽小，却分两层展开：下面一层，六瓣；上面一层，五瓣。这两层是交错着展开的。每朵花的正中间是许多纤细的花蕊，也全是淡黄色的。青翠的枝，碧绿的叶，淡黄的花，搭配得恰到好处。偶尔也会有几只小蜜蜂“嗡嗡”其间。枝，叶，花，蜂，无不呈现着春的活气。

我历来不善于识别花的名称，便问比较懂花的妻：“这是什么花啊？”

“迎春！”

噢，原来这就是迎春花！

怪不得，每年一开春，它就欢欢乐乐一个劲地开放。它是早早地来迎接春天，早早地为我们报春来了！

我想，当初不知是哪一位高人为它起了这颇具诗意的名字“迎春”，又好听，又文雅，又贴切。

这簇迎春花，是一种“野花”。大凡家庭种植的盆花，往往会讲究土质、光照、湿度、温度之类的诸多条件，还得适时辅以施肥、除虫和修剪等等。而这簇迎春花却具有天生的“野性”。一年四季，生在露天，经历着酷暑严寒、风霜雨雪，从没有人去过问它。过了春天，花便陆陆续续地凋谢了，剩下满枝条的绿叶。待到深秋，渐渐只剩下一簇枯枝的时候，

甚至没有人愿意去瞥它一眼。寒冬过后，春风轻轻吹来，它又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，准时转绿，长叶，开出一朵朵淡黄色的小花，迎来明媚的春光，与我们共享着春回大地的欢乐。百花之中，数它花开最早。接下来，便是百花齐放的明媚春光了。

迎春花，平平淡淡，从不以浓妆诱人，却显得端庄大气，气质优雅。它总是最先为人们报知春的讯息，却并不希图得到谁的赞扬和褒奖。待到完成了报春的任务，它又会渐渐地默无声息地凋谢、枯萎，也决不期望得到谁的思念和怜悯。这一切，都会让你感慨于造化的神奇，迎春花的大度、诚信和慷慨的奉献。

寒冬已过，春天即将来临。探头窗外，对面的围墙边，现在，这一簇迎春花的花枝似乎正慢慢醒来。不几天，一定会朝气蓬勃地展现出密密麻麻的淡黄色花朵来。

仔细想想，我总觉得，我们好像可以从这迎春花中悟出点什么，它似乎在无意中给了我某种思想上的启迪。于是禁不住在心底里说一声：“谢谢您，迎春花！”



北国的美

■ 文/钱吕军

也许是因为长期生活工作在岛城扬中的缘故，看惯了江南的小桥流水、杏花春雨，对于远方，我总是充满着期待。

曾在初秋时节去过陕北延安，欣喜地发现昔日荒凉的黄土高原上，已是郁郁葱葱，一片苍翠；曾在仲夏之际到过广西桂林，船行漓江，举目所及皆是如画山水；也曾在早春之时来到福建龙岩，于瞿秋白“此地甚好”的牺牲地凭吊、缅怀，但一直没有机会去东北，尤其是在它最冷的季节。

今年春节假期，经同学老陆提议，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东北之行。虽说是跟团游览，少了些自主选择，但行程安排较为精心，也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景致，领略到了北国别样的美。

北国的美，是炫目的。在冰雪大世界，见到形态各异的冰雕作品：冰雪城堡晶莹剔透、兔子造型憨态可掬、“春”字冰雕寄寓希望……我被它们的巧夺天工折服。在雪乡，夜幕低垂，山坳中数十栋矮屋似冰雕玉砌，庭院中被积雪包裹的物件，恰如一个个撑开了伞盖的白蘑菇，灯火阑珊处，似有童话里的人儿驻足，我为梦幻般的雪乡夜景所陶醉。在镜泊湖，那似乎凝固于瞬间的吊水楼冰瀑令人惊叹。

北国的美，是新奇的。“穿林海、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”。马拉爬犁、雪地摩托、专业滑道、冬捕……这些北国特有的项目，或传统、或现代，都带给我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。坐上马拉爬犁，穿行于雪地之上，凌厉的寒风扑面而来，让我感慨往日东北出行的不易；跨上雪地摩托，风驰电掣于原始丛林之中，虽已用双手拽紧了驾驶者的衣服，但呼啸而过的峡谷、树木，还是令我心惊胆战；冬捕前，焚香祈愿的开捕仪式庄重肃穆，不难感受渔人对大自然的敬畏。更不用说，旅游大巴行进在白山黑水之间，车窗外那一望无际的空旷和天地皆白的厚重。

北国的美，是厚重的。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，曾把大兴安岭比作中国历史上的“一个幽静的后院”。事实上，这个幽静的后院中，又何尝没有出现过彪悍的游牧民族，“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”。东北有太多山川、河流、城市、乡村的名称来自满语。“哈尔滨”，满语称作“肚囊”，意指富裕之地。就在距离哈尔滨主城区不远的阿城区，历史上，女真人曾在此建立了“金”。此后，该地又成为金朝的上京——会宁府。电影《满江红》，其历史大背景，便是与“金”对峙之际，南宋内部“战与和”的博弈、“忠诚与背叛”的抉择。

北国的美，是隽永的。留恋，哈尔滨中央大街雪糕的浓浓奶香味；留恋，长白山温泉水煮出来鸡蛋的嫩滑；留恋，那不知名的东北地产白酒的醇香浓烈；留恋，吉林早市上黄灿灿的杂粮饼、香喷喷的大油条、馅足汁多的牛肉包，以及那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……

东北，何时再去？

乌蒙山泡温泉

■ 文/徐惠智

我那年入滇后第一站居住在曲靖地区沾益县德泽乡。曲靖是仅次于昆明的云南第二大城市，而沾益县（现称曲靖沾益区）紧靠曲靖中心城区的北侧，面积有3000平方公里，位于乌蒙山腹地，居住着十多个少数民族，而德泽位于沾益的最北端，是宣城县、会泽县、沾益县的三县交界处，交通很不方便。地形多为山地、丘陵、盆地，其中喀斯特地貌最为明显，各种溶洞、温泉遍布，矿产众多。当年徐霞客游经此地，探明珠江源就在沾益县的马雄山，并写下了“一水滴三江”的地理奇观（三江指南盘江、北盘江、牛栏江）。

沾益县的德泽地区是喀斯特地形发育最典型地区，周围生产磷矿石，许多温泉、地热随处可见，不亚于腾冲的地热区。当时住地附近的一个大山洼地里有的一处温泉群，是温泉水自流到地面上的一处热水塘，水温一直在40摄氏度左右，非常适合人洗澡，该处温泉经地勘部门检测认定，具有多种矿物元素能治愈许多皮肤病、慢性病，据说还能治疗妇女的不孕症，因而该处温泉常年人山人海，络绎不绝。

我借住在村民家里，那些年轻姑娘、小媳妇都对我挺友好，说我“不远万里”，一个女娃子来到这里不容易，因而在生活上特别照顾我。记得刚来的第一天，几个年轻的女村民就邀我一起去温泉洗澡，我说温泉浴室在哪儿，环境如何，卫生条件如何，她们笑笑说，别问了，去了就知道，说完硬拉着往山上跑。走了约一公里，便见山谷间冒出一股浓浓的水蒸气，还有淡淡的硫磺味，原来是一口天然的大热水塘。此时我看到塘边的树上挂着一件

黑衣服，上面插着一个烟筒。一个女伴说，不巧，有男人在洗。我们几个女伴只能在外边等着，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，一个女伴就高喊：“大哥啊，我们女的等了好久了，快上来吧！”塘里洗澡的男人连忙说：“好，马上就上来。”

等男人上来后，我们几个女伴就开始下塘，其中一个女伴把红纱巾扎在树干上做标记，表示塘里现在有女人在洗，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这个规矩，一般洗澡在三四十分钟，最长不能超过一个小时，男女轮流洗。

除夕洗澡和大年初一洗澡是当地村民的习俗。由于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洗，因而显得特别繁忙，为了有序洗澡，就会安排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塘前维持秩序，男女分批轮流洗。由于温泉水一直不停地从地下冒出，是活水，塘满后，水从下水道溢出，所以塘里的水始终是清洁干净的。

当地有一个习俗，除夕泡温泉是除旧去秽净化心灵，大年初一泡温泉是迎新纳福，是全年吉祥的开始，当地结婚的新人一定要到这个热水塘洗澡，据说一定能多子多福。我曾听说几对多年不孕不育的夫妻从外地来此洗澡后，居然生养了孩子。

最近，从老同事老朋友那得知，德泽这个乌蒙山里的小镇已经开发改造成“德泽温泉康养小镇”，并通了公路，建设了标准的温泉浴池和民宿饭店，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好项目。

我曾经居住了半年的德泽，也是我踏入云南的第一个驿站，当地温泉，成为许多旅游者的打卡地。